

# 世界中學生 獲獎作文 選評



黃山書社

THE WORLD STUDENTS' AWARD WINNING ESSAYS SELECTED AND COMMENTED ON



# 世界中学生 获奖作文选评

姜永仁·邢化祥·张玉安选编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王克谦  
封面设计：张怀琦

## 世界中学生获奖作文选评

姜永仁 邢化祥 张玉安选编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字数：220,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0

ISBN 7-30535-160-0/I·31

---

定价：3.60元

## 目 录

末班车 .....	( 1 )
无家可归的年轻人 .....	( 4 )
愚蠢的错误 .....	( 8 )
割甘蔗的人 .....	( 16 )
永恒的生命 .....	( 20 )
我们应该注意语言的纯洁性 .....	( 22 )
水的旅程 .....	( 26 )
动物实验 .....	( 29 )
儿时的回忆 .....	( 31 )
吸烟好不好 .....	( 34 )
故乡 .....	( 36 )
紫檀花开时节 .....	( 39 )
奇怪的梦 .....	( 42 )
冬天与老人 .....	( 45 )
如果我成为一名科学家 .....	( 47 )
劳动光荣 .....	( 50 )
童年 .....	( 53 )
美丽的月亮 .....	( 56 )

儿童，可爱的花朵	(60)
难忘的家乡风情	(63)
我的一家	(66)

我与空暇时间	(70)
我的房间	(72)
手帕	(74)

镜子前的富尔谢特太太	(76)
黑夜唤起的感觉	(79)
青年和社会之间	(81)

2 ✓ 漫谈电脑 (84)

真主的寻觅	(88)
哎哎	(92)

大海在等待着我们	(94)
与“马大哈女王”决裂	(99)
出任学生会长的收获	(103)
我是体育干事	(108)
最后一次会演	(113)
流泪之后	(117)
我的新动力	(121)
我的观点	(126)
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	(131)
饲养大甲虫	(135)

外祖母与花道	(140)
我的外婆	(144)
失去母亲的家庭	(149)
我最尊敬的一个人	(154)
可爱的小克哉	(157)
鬼城之行	(161)
托摸的梦	(166)
蓝气球	(170)
与今天不同的明天	(173)
自动售货机之我见	(177)
从“一流大学至上”想到的	(179)
英文商标的联想	(181)
晚霞	(184)
读鲁迅的《故乡》有感	(186)
巫婆之家	(188)
苦雨	(190)
路	(193)
竹铃又响起	(196)
抉择	(199)
谁之过	(202)
书	(204)
最幸福的一天	(206)
小卒子	(210)

长胳膊	(212)
列宁和我们在一起	(216)
永远活着	(220)
祖国之歌	(224)
与列宁的名字紧密相联	(228)
我们彼此相互了解	(230)
奇妙的旅行	(232)
我的位置	(236)
玛莎大娘的喜悦	(239)
我们的联邦是美好的	(241)
第二小队收集的“废铁”	(243)
妈妈的秘诀	(245)
我们的街道	(248)
被回避的问题	(252)
我与曼谷王朝二百周年	(254)
青年人对社会的责任	(260)
赶鸟人	(263)
心爱的日记	(267)
丁基	(271)
第一次赛跑	(277)
严肃的决定	(280)
请求	(283)
电子计算机带来的“大趋势”	(286)
中国的印象	(289)

自由女神像	(292)
我的宇宙	(294)
雪崩	(297)
一个欣慰的发现	(301)
我在逐步完善着自己	(303)
“高速公路万岁！”	(305)
我的一则读书笔记	(307)
狭隘心理和伪善观点得出的结论	(309)
我向往着……	(311)
换位	(313)
妈妈去世以后	(315)
难忘拉姆赫夏令营	(317)
从小醉心于商业	(319)
伟人，你必将使我倾倒一生	(321)

# 末班 车

〔澳大利亚〕 A·卡洛尔

星期五夜里。墨尔本的弗林德斯大街车站。自动扶梯已经停止运行，我从静止不动的扶梯慢步走向月台，跨下最后一个台阶时，我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借助斜射过来的一道微光，看见表针指向十二点三十五分。噢，已经是星期六的凌晨了。下一班火车将在十二点五十五分到站，是末班车。

我小心翼翼地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木椅上坐下，生怕沾上流浪汉留下的什么脏东西。我坐在那里盘算着怎么打发这等待中的二十分钟。我看看表，十二点三十七分。在无意中往身后看去时，发现远处月台边上有动静：原先象是一堆破烂衣物的东西此刻显现出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圆鼓鼓的躯干暗藏在阴影里，又细又长的胳膊和腿好象安装在上面的四根棍子。

我又害怕又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俯伏着的人，他抽搐着，一只疙疙瘩瘩的手无力地搔着胯间。我一动不动地保持沉默，尽可能地不去惊扰他，只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他笨手笨脚地坐起身来，原来是一个胡子拉碴的老人，破旧的帽子下面露出一圈银发。他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费力地向旁边一只垃圾箱爬去，靠它作支撑，慢慢地站起，令人恶心地在垃圾箱里来回翻找着什么。为了不让他感到尴尬，我转

过身去，不想反倒引起他的注意。他直勾勾地看着我，终于明白了在月台上不只是他一个人。老人吃惊地用一种极不自然的姿态把衬衫塞进长裤，把磨损变形的帽子扶扶正，力图让褴褛的衣着，显得整齐一些，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了，才沿着月台边沿朝我走过来。我扭过脸，假装探头去看远处奔驰而来的列车，想避开他的目光，可是并没有火车的踪影。我看看手表，十二点四十六分。我感觉到有个人在我身边坐下，我嗅到一股强烈的体臭，掺和着劣质雪茄烟的气味。

“今天夜里挺冷，呃？”他谨慎地选择着字眼儿，飘过一阵浓浓的葡萄酒味。我掉转头，看到一个被时间和风雨剥蚀得满是皱纹的脸，两只满布血丝的绿眼睛神色黯淡地盯着我。

“是的，是挺冷。”我粗声粗气，面无表情地回答他。

“是去参加镇上的晚会？”他说起话来呼哧呼哧的，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更象是在自言自语。

“不，只是有点事情给耽搁了。”我答，一面装作专心致志地修剪我的指甲。

“你愿意给我支烟吗？你有烟吗？”他用嘶哑的嗓音请求着。

“对不起，我不吸烟。”我冷冷地回答。

“那真太糟啦。”他略带遗憾，“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谢谢你，我得去了。”他缓缓地站起来。

“再见。”他的语调里有几分悲哀。在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走向出口处时，我不由得叹了口气。我再一次看看我的表，十二点五十七分。火车又误点了。

(郭 谦 译)

### 【评语】

这是一篇可供借鉴的记人散文。文章的中心形象是客居在火车站站台上的流浪老人。文章通过人物的外貌、语言、行动，集中刻画了老人的困顿和潦倒。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外貌描写。作者从远视（模模糊糊的人形）、注视（俯伏着的人形）和特写（一个胡子拉碴的老人）等不同观察角度，多方面的刻画形象，给人以完整、立体的雕塑感。另外作者通过环境渲染气氛，塑造形象。寂寞、冷清的凌晨火车站站台更反衬出流浪老人的寂寞和孤独。

（程齐祁）

# 无家可归的年轻人

〔澳大利亚〕 L·戴维森

二次大战后的头十年间，澳大利亚还没有记录在案的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到一九八〇年他们的人数已激增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历届政府都曾以不懈的努力去改善无家可归者的社会经济状况，霍克政府更进一步提出改善其膳宿条件的方案。然而迄今为止，政府和私人代理机构为遏止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所作的努力收效甚微。

问题的形成有社会的和经济的两方面因素。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强调家庭对于妇女、儿童的重要性。事实上妇女们一般都不离家工作，这就保证大多数孩子，即使家庭环境不够和谐，也能留在家中。社会的制约力量防止了家庭的崩溃。六十年代开始发生变化：避孕药物的滥用，妇女运动高涨，自由离婚法颁布（一九七六年）。七十年代经济衰退导致的婚姻破裂与日俱增，失业率增高，毒品文化泛滥。与此同时，要求享有更大社会自由的一代青年，对于婚前与父母同住的传统习俗提出疑问。估计百分之七十四的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亲属冲突或家庭破裂。毋庸置疑，现代核心家庭的崩溃是造成无家可归的年轻人这一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八十年代，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的数目再度增加，这更加引人注目。

直到前不久，无家可归者还被视为仅限于成年男性。一九七五年发表的一份关于摩尔通地区(属昆士兰省)无家可归者的研究论文，估计无家可归的男性公民约为二千名。平均年龄四十一岁，最低年龄十八岁。这与较早的同类论文所列的有关数字大致相当(一九六八年克伦威尔论文，一九七一马甘论文)。亨德森委员会的贫民调查报告(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未列入“无家可归者”一项。皇家委员会的人类关系调查(一九七七年)亦无该项。而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三年却有三份关于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的政府调查报告，而且特别指出在对待青年妇女方面处理不当，迄今政府尚未在主要城市为无家可归的单身青年妇女设置特别收容所。一些慈善机构也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并以十五岁以下失学的无家可归的少年儿童为例，说明这一问题不仅限于成人，也不仅限于男性。

过去十年间，青年失业者人数显著增加——从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十二点九上升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十六点七。当前，在全国失业人口中，十五至十九岁的青少年的比例占百分之二十点五，大大高于通常百分之九的比例。尽管对青年失业救济金作了调查：根据不同年龄每周五十元或九十元不等；尽管加上每周二十三或二十八元的无家可归者津贴，也不足以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准。

一九四〇年工党执政以来，社会福利费用持续增长。目前福利开支已接近国家总预算的三分之一。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二年，自由党、乡村党联盟时期，以低通货膨胀和高就业为标志，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增加。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惠特勒姆政府试图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法，包括

开办调节银行，增加青年失业津贴等。弗雷泽政府（一九七五——一九八三年）重新审订福利制度，以遏制通货膨胀，减少失业人数。估计有二百万澳大利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个未成年的失业者一九七八年所得福利津贴是低于贫困线水平的四十一点八元。战后时期单身青年的贫困成为澳大利亚政治中的一个新的因素。一九八〇年的霍克政府曾经发动制定某些新规划。例如“援助青年膳宿方案”，“为青年、妇女以及常年无家可归者提供膳宿应急方案”等。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仅利勒地区援助青年膳宿就耗资三万零七百元。一九八四年首次承认青年为公共房屋的合格居住人。尽管如此，不断增多的无家可归的年轻人仍是当局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低成本膳宿供应设施的极端不足，迫使许多年轻人寻找一席安身之地。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澳大利亚全国请求紧急救济的青年达一万五千人。而据青年膳宿供应协会估计，目前仅在新南威尔士就有一万五千名青年无家可归。一些主要慈善机构如救世军、圣·文森特·德保罗、圣·劳伦斯兄弟会等，在为无家可归的青年提供帮助。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资助建立了二百九十个青年膳宿中心，这些“中心”提供应急的、中期和长期的膳宿。但它们全部为基金短缺、人员拥挤、生活必需品的高消耗而苦恼。大量受益人使用假名，虚报年龄，显然造成统计上的困难。而拨给经费的数额是根据每晚床位的使用数制定的，何况还有成年无家者膳宿处的争夺。发给公房房租补贴，和推广“应急膳宿供应”工作经验等规划，看起来颇有吸引力，但限于目前经济状况无法实现。

连续几届政府都曾有效地创办和增添社会福利事业，然而未能减少无家可归的年轻人人数。一九八〇年霍克先生把澳大利亚描述为：“一个特权者的国家和一个贫困者的国家。”无家可归者始终是存在于澳大利亚贫富之间的隙缝里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中青年的比重逐年增长。国际住房年（一九八七年）使这一问题愈见突出，却无法解决。

（郭 谦 译）

### 【评语】

文章论述中心是无家可归者的与日俱增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社会问题。作者详细列举了历届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然而收效甚微的事实。尤其通过大量的具体数字，来论证问题的严重性，很有说服力。文章论述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但作者将造成无家可归者的原因归咎于“现代核心家庭的崩溃”显然是不正确的。

（程齐祁）

# 愚蠢的错误

〔澳大利亚〕 莫妮柯·戴维斯

一位十二岁的女孩，身材苗条，金褐色的眼睛，面孔稍黑。她坐在办公室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正在批改作业的老师。

“喂，近来你的功课怎么样呀？莫妮柯。”老师问她。

“还可以，不过有的课难一些。”她回答。

“好。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他笑了。她很欣赏他的笑，她盯着他的蓝眼睛和黑黑的头发，只一会儿她就垂下眼皮，轻轻地叹了口气。

正在这时，两个稍大些的男孩子进来了。他们俩人的模样正好相反，一个是略胖的矮个子，有一双黑眼睛，浅棕色的头发一直垂到肩膀上，左耳上还带着一个长长的摇晃着的耳环。另一个是细高个，头发又短又卷曲，眼睛是蓝的。

“你好！斯诺先生。”那个矮个子说。

“你好，吉夫。你好，夏恩。”老师回答。

“嗯。”夏恩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

两个男孩走过来坐在女孩的两旁。他们彼此都了解，根本不能友好相处。因此女孩尽量地疏远他俩，她不喜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何况，他们来得不是时候。事实上，她是要单独和老师在一起。

“喂，莫妮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夏恩悄声对她说。他不希望斯诺先生听见他的话。

“去，去！”她不耐烦地低声拒绝着。

“不！”吉夫插嘴，“你应该报答我们，你还欠着我们的情。”

“我没欠你们的什么情。”她生气地大声说。

这时斯诺先生的视线从作业本上转向他们，问：“你们三人怎么回事儿？”

“没什么。”莫妮柯迅速地回答，随即对老师笑笑。此刻她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又转向两个男孩子低声说：“我不欠你们任何情！”

“我想我们还是到外边去讨论这个问题吧！”夏恩说着瞟了吉夫一眼。

“好主意！”吉夫立刻点头表示同意。

“斯诺先生，我们到外边同莫妮柯谈点事。”吉夫对斯诺先生说。

这时，莫妮柯和斯诺先生又互相看看，她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困惑的无可奈何的神态。

出了办公室，她就焦急地说：“好啦！你们俩到底要干什么？”

“明天，你要尽最大可能多给我们一些钱。”夏恩一边说一边笑着看吉夫。

“为什么？”她高声问。

“就要这样做！如果你知道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就这样做啦。”吉夫郑重其事地说。

“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就要给你点厉害瞧瞧！”夏恩恐